

臺灣佛教一百年

闕正宗 著

現代佛學叢書

傅偉勳・楊惠南主編 /



東北圖書公司



現代佛學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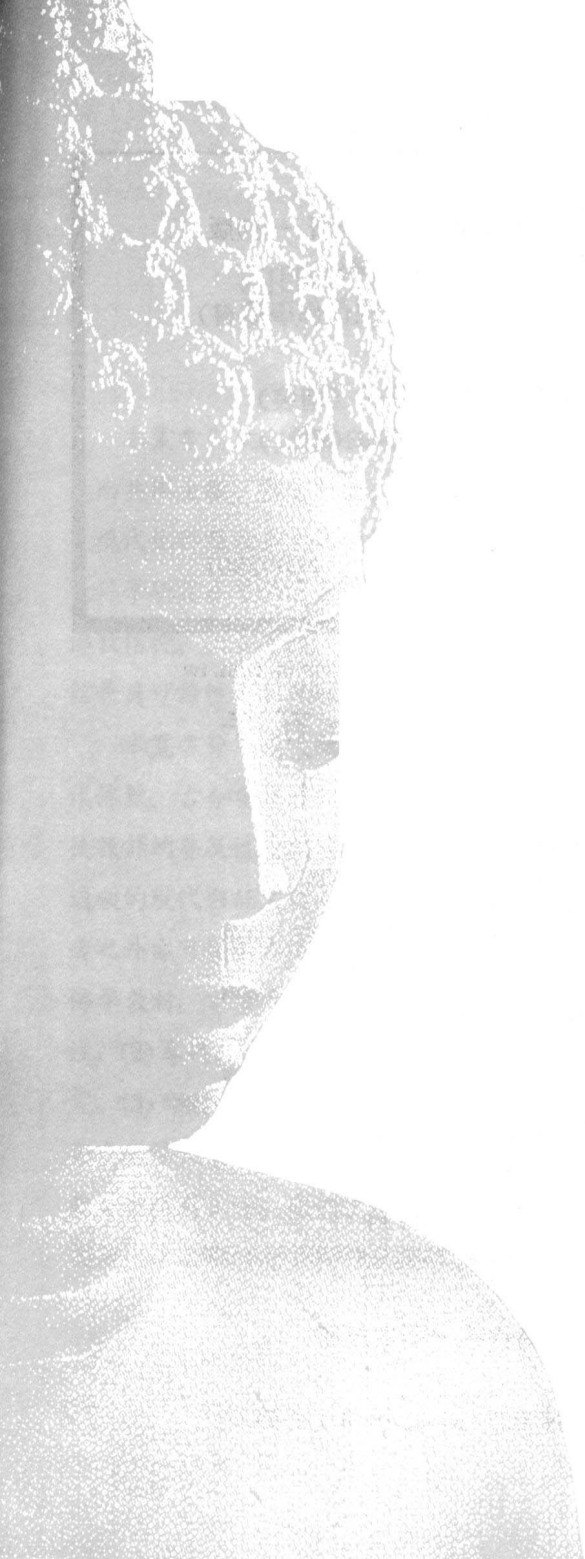
臺灣佛教一百年

闍正宗 著

傅偉勳·楊惠南主編



東大圖書公司



臺灣佛教一百年／闕正宗著.--初版.

--臺北市：東大，民88

面；公分.--(現代佛學叢書)

含索引

ISBN 957-19-2287-0 (精裝)

ISBN 957-19-2288-9 (平裝)

1. 佛教-臺灣-歷史

228.232

88003961

網際網路位址 <http://www.sanmin.com.tw>

◎ 臺灣佛教一百年

著作人 闕正宗

發行人 劉仲文

著作財產權人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復興北路三八六號

發行所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臺北市復興北路三八六號

電 話／二五〇〇六六〇〇

郵 撥／〇一〇七一七五——〇號

印刷所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銷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門市部 復北店／臺北市復興北路三八六號

重南店／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十一號

初 版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一月

編 號 E 22059

基本定價 肆元肆角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一九七號

有著作權・不准侵害

ISBN 957-19-2288-9 (平裝)

《現代佛學叢書》總序

本叢書因東大圖書公司董事長劉振強先生授意，由偉勳與惠南共同主編，負責策劃、邀稿與審訂。我們的籌劃旨趣，是在現代化佛教啟蒙教育的推進、佛教知識的普及化，以及現代化佛學研究水平的逐步提高。本叢書所收各書，可供一般讀者、佛教信徒、大小寺院、佛教研究所，以及各地學術機構與圖書館兼具可讀性與啟蒙性的基本佛學閱讀材料。

本叢書分為兩大類。第一類包括佛經入門、佛教常識、現代佛教、古今重要佛教人物等項，乃係專為一般讀者與佛教信徒設計的普及性啟蒙用書，內容力求平易而有風趣，並以淺顯通順的現代白話文體表達。第二類較具學術性分量，除一般讀者之外亦可提供各地學術機構或佛教研究所適宜有益的現代式佛學教材。計畫中的第二類用書，包括(1)經論研究或現代譯注，(2)專題、專論、專科研究，(3)佛教語文研究，(4)歷史研究，(5)外國佛學名著譯介，(6)外國佛學研究論著評介，(7)學術會議論文彙編等項，需有長時間逐步進行，配合普及性啟蒙教育的推廣工作。我們衷心盼望，關注現代化佛學研究與中國佛教未來發展的讀者與學者共同支持並協助本叢書的完成。

傅偉勳 楊惠南

自序

這本《臺灣佛教一百年》的編纂，在五年前就已開始進行了。由於自己長年從事佛教寺院的田野調查，很多本土僧侶的生平簡介，都需要隨寺院歷史傳承一併撰寫，而且人數不少，加上教界內外又未見有相關資料的彙編，故在四年多以前就利用機會收集並撰寫。當初給這本書初訂的名稱為《民國僧人小傳——臺灣篇》，書如其名，主要是想以臺灣的僧侶為主體，年代是限定在民國（一九一一年）之後往生的一律收錄，其中當然也涵蓋一九四九年大陸來臺的僧侶。本書的主要功能是以工具書的型態撰寫，方便各界人士去查閱近百年來（橫跨清代、日據、民國）在臺僧侶的生平資料。

就當資料收集兩年多餘，東大圖書公司「現代佛學叢書」的主編楊惠南教授囑咐，希望能撰寫有關佛教議題的書籍，當時初估收集資料僅達六成左右，若要完成尚需至少一年以上的時間，所幸楊教授並不在時間上多作限制，以至於將答應交稿的時間又延了半年。

事實上，本書的撰寫從原本單純的僧侶生平簡介，擴充為臺灣佛教四大法脈的系統介紹，再擴大光復以後大陸來臺法派的介紹，整個年代橫跨了清末、日據與民國（光復之後），使本書的內容不至於太單薄，這也是始料未及的。

臺灣佛教歷史在看似不長的發展中，很多研究者都有一個

2·臺灣佛教一百年

共同的心得，那就是不很容易研究。主要的原因，當然是史料散失，以及取得的不易。我個人相信，除了史料、文獻可作為臺灣佛教史的重建之外，從佛教寺院的歷史傳承，以及弘法僧侶生平的彙編著手，也是一項重要的工作，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彌補史料的不足。

本書的僧侶生平資料來源非常廣泛，日據時代的主要有《南瀛佛教》、《臺灣全臺寺院齋堂名蹟寶鑑》、《臺灣佛教名蹟寶鑑》，光復後的期刊、書籍主要有《海潮音》、《獅子吼》、《菩提樹》、《臺灣佛教》、《覺生》、《新覺生》、《臺灣佛教大觀》、《臺灣佛教寺廟庵堂總錄》等等。因為這些期刊、書籍具有互補性及延續性，對追蹤寺院僧侶正確的弘法生平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其中的漏洞也確實存在，而且一旦線索中斷，想要從其他的管道來銜接，就變得困難重重。或許有人會說，可以直接從其駐錫過的寺院下手，這一點也是無庸置疑的。我曾將手邊或生年不詳，或卒年不詳的僧侶，透過電話查詢其所屬的寺院，只有不到一成的比例可以或願意協助，其餘九成以上皆以「不知道」、「不認識」來回答。不過這也沒什麼奇怪的，因為其中至少包括三個原因使他們作出這樣的反應，第一是寺院已「改朝換代」，現任住持的傳承和先前者不同；第二，由於年代相隔數十年，祖孫輩分超過二代或三代；第三是可能心存警戒，怕是媒體或特定單位的調查行動。以上任何一項原因都是可以理解且值得體諒的。

在五年多的收集與撰寫中，所得到的部分資料，有的僅是聊聊數十語，而且在嘗試多種管道之後仍未見突破，實在令人慚愧。但是，由於史料珍貴，仍然以戒慎恐懼的心情將之錄下，

希望將來或有增補的機會。

在長年從事佛教寺院的田野調查中，除了寺院本身歷史沿革之外，其中可延伸出來的，或說是周邊效應是多方面的，譬如像是僧侶的分布、法脈的傳承、宗派的興衰……等等，只要資料完整都可以單獨勾勒成書。希望藉由本書的出版，可以概略提供臺灣佛教近百年來傳衍、興衰的歷史事實，並鑑古知今，對未來臺灣佛教發展的方向有所思索。

最後要說明的是，本書所收錄的僧人，主要都是現存的佛教各派系的傳承者，其中有些僧人甚至在日據時代曾住持過一些亦佛亦道的道場，在當時被劃歸於佛教之下，但由於這些道場雖有佛教僧人住持，卻掛名性質濃厚，無法將之依一般正常理解歸屬何宗何派，例如臺北龍山寺，苗栗大湖法雲寺派的開山者覺力法師於日據時代曾住持過，五股的觀音山派下門人觀妙法師光復後亦曾住持；另外北港朝天宮，日據時代有臺南開元寺派僧人捷圓住持，諸如此類的道場，就沒有將之分類編排，實有其不得已之處。

闕正宗

於菩提長青一九九九年七月十五日

臺灣佛教一百年

目 次

《現代佛學叢書》總序

自 序

一、基隆月眉山派.....	1
(一) 前 言	1
(二) 月眉山派重要法師小傳	9
(三) 月眉山派下的寺院	21
二、五股觀音山派	23
(一) 前 言	23
(二) 觀音山派重要法師小傳	33
(三) 觀音山派下的寺院	40
三、大湖法雲寺派	41
(一) 前 言	41
(二) 覺力禪師的出身與來臺因緣	41

(三) 大湖法雲寺的開創	45
(四) 覺力禪師的傳戒及教化	49
(五) 結 論	55
(六) 法雲寺派重要法師小傳	56
(七) 法雲寺派下的寺院	78
四、臺南開元寺派	81
(一) 前 言	81
(二) 開元寺派重要法師小傳	87
(三) 開元寺派下的寺院	102
五、六甲赤山派	105
(一) 前 言	105
(二) 赤山派重要法師小傳	110
(三) 赤山派下的寺院	112
六、高雄大崗山派	113
(一) 大崗山與沈光文	113
(二) 義敏與永定的駐錫超峰寺	116
(三) 永定法師與龍湖庵	121
(四) 結 論	124
(五) 大崗山派重要法師小傳	125

(六) 大崗山派下的寺院	136
七、其他法派	139
(一) 前 言	139
(二) 其他法派重要法師小傳	141
(三) 臺灣佛教各大派演字法系表	159
八、一九四九年來臺之大陸法派	163
(一) 前 言	163
(二) 佛光山的崛起	165
(三) 大陸法派重要法師小傳	171
(四) 大陸法派下的寺院	207
九、近五十年臺灣佛教的發展	209
(一) 臺灣佛教發展的四個時期	209
(二) 結 論	217
十、臺灣佛教淨土宗的概況	221
(一) 前 言	221
(二) 明鄭、清領時期的淨土信仰	222
(三) 日據時代淨土宗派及其事業	224
(四) 光復以後淨土信仰與淨土諸師	227

(五) 日本淨土真宗在臺的發展·····	235
十一、臺灣佛教禪宗的概況·····	241
(一) 前 言·····	241
(二) 日據時代的禪宗及其事業·····	242
(三) 日據時代本土的四大法脈·····	246
(四) 光復後的禪宗與禪師·····	251
(五) 當代有關禪宗的重要典籍·····	257
索 引·····	259

一、基隆月眉山派

(一) 前言

基隆月眉山靈泉寺的創建始於善智上人(1852~1906)，卻成於善慧法師(1881~1945)。善智與善慧兩人是同門師兄弟，皆皈依在福建鼓山湧泉寺景峰法師門下，所不同的是善智上人剃度於清光緒十七年(1891)，而善慧法師是在善智的引薦下，於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削髮為僧。

善智與善慧的信仰系統，早年皆源於齋教。善智上人，俗名胡阿紅，基隆市草店尾人，三十八歲以前仍拜在基隆當地龍華教派掌教，也就是代明宮張太空（法名普漢）的座下。三十九歲那一年(1891)內渡福建鼓山湧泉寺出家並受戒，後駐錫鼓山三年。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回臺時，善智上人偕同參妙密上人(?~1901)前來，首先駐錫於基隆市的清寧宮。當年的臺灣佛教環境，出家人甚為稀少，除了臺北五股凌雲禪寺的寶海法師、臺南開元寺的玄精法師、高雄大崗山超峰寺永定法師、宜蘭真精法師，以及幾位香花和尚之外，基隆一下便來了兩位和尚，無疑是一件相當引人注目的事。素有善根，並於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隨母皈依在龍華齋教，拜基隆市代明宮源齋堂（有說投禮太陽媽廟源廡堂堂主張太空

座下)張太空為引進的善慧法師，得知這個消息之後便前往親近善智與妙密二人。

如果我們推測得沒錯的話，善慧法師由於和善智兩人都是拜代明宮張太空為引進，是故當善智法師偕妙密上人回臺時，代明宮作為兩人皈依之所，當然有可能相互介紹而認識。退一步想，善智是基隆市草店尾人(今仁愛區)，善慧亦是基隆市人(原籍福建汀州永定)，且兩人年齡相差不到三十歲，善智未渡海赴閩出家前，兩人或許已結識也說不定。

善智與妙密兩人來臺不久便在基隆奠濟宮二樓的水仙王宮講經說法，善慧法師早晚親近，參禪辯道，閱讀經典。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四月八日福建鼓山湧泉寺第二十一代住持妙蓮老和尚(1824~1907)開戒於本寺，善慧於是隨善智內渡，同行者還有新戒善性和尚。善慧祝髮於景峰和尚，與善智同為師兄弟，受具足戒，嗣法於志泉老和尚。善慧並於鼓山駐錫近五個月，於同年秋與善智一同返臺。

就在善慧赴閩出家受戒的前一年(1901)，妙密上人於七月間圓寂。但由於三、四年來妙密、善智的大開法筵，信徒皈依者不斷增多，是故便有擇地建寺之議。善智與善慧原本想尋一僻靜之地，仿鼓山祖庭建寺。首先探尋的寺地就是紅淡林(今基隆寶明寺原址)，但董事之一的許松英認為龍脈不佳，極力反對。後來大水窟齋友林來發居士，於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獻出自家茶園一甲餘地作為建寺用地。隨即準備建材，當年本圓和尚(1883~1949)，也就是五股凌雲禪寺法脈的開展者，亦擔任了靈泉寺建村搬運之一。越一年九月，善智上人在新建落成不久的大雄寶殿誦經，經畢突感不適，

回方丈室後即圓寂，世壽五十四，戒臘十六。後靈泉寺未完成的創建工程，全落在善慧法師的肩上了。

善智上人所收的弟子，據知僅有德馨法師(1882～1942)一人，德馨法師後來任靈泉寺第二代住持。

善慧法師，俗姓江，名清俊，字常覺，別號露堂。接續善智上人建寺的重擔之後，光緒三十四年(1908)九月佛殿才告竣，十月舉行晉山大典，善慧理所當然地成為第一代住持。由於善慧和尚在前一年(1907)已加入日本曹洞宗僧籍，是故在晉山典禮上，日本曹洞宗大本山石川素童禪師（明治天皇敕賜大圓玄致禪師）特渡海來臺與會，並親任善慧為駐臺佈教師，兼靈泉寺住持。

靈泉寺建寺工程並沒有因為佛殿的落成而告終，反而一直持續至民國七年才全部完工。這期間增築的工程有功德堂、前殿、天王殿、西歸堂、報恩堂、講堂、禪堂、山門。民國六年九月「靈泉三塔」竣工時，還特請太虛大師及岐昌法師蒞寺主持水陸法會，靈泉寺及善慧法師之名聲有達到顛峰之勢。

事實上，善慧法師在加入日本曹洞宗的僧籍後，由於受日本當局信任，當善慧晉山後，石川素童並將其弟子德融和尚攜往日本，這是第一個留學日本的臺灣僧侶。善慧即被日本曹洞宗本山任為佈教師，以他的頭銜、聲望及與日方良好的關係，便積極展開各種佈教工作。

首先，善慧在一九〇九年聘請大陸福建鼓山聖恩老和尚來寺教授佛事道場唱誦儀式。一九一〇年在靈泉寺舉辦第一次在家二眾的傳授戒會，戒子共有三十餘人，這是臺灣佛教

史上重要的本土戒會之一。

民國元年(1912)二月善慧法師偕前清秀才蔡桂村赴日面會內務省宗教局長柴田氏，並得曹洞宗管長石川授與《南北龍藏》大藏經(新修點訓大藏經)，事後善慧並將在日留學的弟子德融攜回臺灣。當年德融隨石川素童赴日，至輟學回臺共不到四年的時間。同年(1912)一月一日日本並追認補頒給德融中學第三學期畢業證書。

善慧急於接回弟子德融回臺襄助寺務，大約可在兩件事上看出端倪，第一是那年秋天靈泉寺增建了講堂一座，購置寺前水田一百餘石，山林二十餘甲；而於八月二十日至九月二十一日在寺裡首開全臺性的「愛國佛教講習會」，會中除有日本曹洞宗派渡邊靈諄助講外，更由大陸聘請鷺江虎谿岩高僧會泉法師(1874~1943)主講。在這場講習會中，很清楚角色的分配是善慧法師負責閩南語的翻譯，德融則主日語的解說。這次講習會共吸引了全臺會員三十餘人參加。

善慧法師作為臺灣月眉山派的創始者，其計劃與作為是相當縝密的。從一九一二年二月偕德融回臺後，四月即相偕赴大陸內地遊歷寺院名勝，如天童寺、普陀山、上海、杭州，以廣結善緣。我們相信會泉法師的來臺主持「愛國佛教講習會」，當和這次內渡有關。

一九一三年八月再攜弟子德融、德雲遊緬甸、印度，並請回玉佛二十餘尊及佛舍利，其中仰光三大玉佛分鎮大殿，兩涅槃玉佛奉於舍利殿及客廳。

一九一四年初春內渡請回舍利塔一座，四月為在家二眾舉辦第二次授戒大會，七月德融晉任副寺並兼任日語教授。

八月十五日禪堂竣工暨舉辦全臺性僧俗坐禪大會，為期三個月，共有四十餘人與會。十月九日德融被日本曹洞宗延聘為駐臺佈教師。至此靈泉寺與善慧法師的地位大致底定。

一九一五年聘請大陸鼓山性進法師為靈泉寺信眾講解叢林清規，這一年八月也正是「西來庵」事件爆發的同一年。由於善慧法師早在民前五年(1907)即編入日本曹洞宗僧籍，是故「西來庵」事件後很多寺院（今齋教、道教）受到輕重不同程度的衝擊，但善慧法師及靈泉寺並未受波及，反而步伐邁得更快，發展得更順利。

一九一六年四月臺灣總督府舉辦「勸業共進會」，全臺佛教相關人士齊聚曹洞宗臺灣別院（今東和禪寺），善慧、本圓(1883~1949)、覺力(1881~1933)這在日據時代有「三山傑僧」之稱的三位法師上臺輪流演講。善慧法師並在會中勸款籌建靈泉三塔，越一年九月十九日靈泉三塔竣工。

勸業共進會會期中，善慧與別院的心源和尚(1881~1970)等組織佛教青年會，並在第二會場設臨時佈教所，後感於佛教人材養成的重要，故先於曹洞宗別院的觀音禪堂開設「私立臺灣佛教中學林」（即今泰北中學前身），並向日本政府立案，善慧法師後又接任校長一職凡十五年。

靈泉三塔在一九一七年九月完工後，即聘請岐昌與太虛(1890~1947)來臺主持水陸道場慶祝三塔落成，由於是全臺首創，甚為轟動。一九一八年春建開山堂，並傳授第三屆在家二眾弟子戒會，同年秋開山堂竣工，至此善慧法師所主持的靈泉寺工程才完全告一段落，接著是與弟子德融法師全力經營佛教中學林的開始。

一九一七年四月佛教中學林開學時，善慧任學監，德融任助教授，後改任副學監。由於中學林草創之初，開辦費日幣六千元，其中三千元由大石堅童禪師向宗務院申請，餘三千元由善慧、心源、本圓、黃玉階及臺南開元寺負責籌措。一九二〇年三月送出第一屆畢業生十人，次年校長大石堅童駐臺期滿返日，善慧接續中學林校長。由於中學林自創校以來每靠募款支應開支，善慧法師認為非長久之計，遂在基隆市開設一肥料公司。結果因經營不善，不到一年就結束營業，向曹洞宗借來開設公司的三千元不僅無法償還，中學林的經營更陷入危機。一九二二年曹洞宗在臺佈教總監水上興基向日本曹洞宗宗務申請特別補助，經核准每年補助五千元才渡過難關，而校名因而更改「私立曹洞宗中學林」，德融法師轉職學監。

一九二四年四月善慧法師被邀聘至福建鼓山湧泉寺任羯摩和尚傳授四眾戒會，虛雲任得戒，復仁任教授。同年十一月於靈泉寺內設「靈泉佛學院」。一九二五年內渡怡山長慶寺開春季四眾戒會，這一年並與虛雲老和尚合出記載鼓山法脈的《星燈集》。

善慧法師自任靈泉寺住持以來，屢屢邀請內地高僧來臺，或內渡傳授戒會，並與太虛、圓瑛、會泉等著名高僧交往，其往返之方便，在在都表明其受日本政府信任的程度。善慧法師作為溝通中日橋樑的角色，故他的頭銜曾有「杭州日華佛教會長」，這都有助於游走於中、日、臺三地之間。

一九二六年四月四日至九月六日靈泉寺為慶祝建寺二十週年舉辦第四屆在家二眾戒會。一九三三年善慧法師將住持